捕鱼记

张利良

喜欢“耕海牧鱼”这个词，它把一种你几乎无法抵达的宏大和遥远瞬间俘虏了过来，从旭日东升的岛国，到夕阳坠落的天际，世上没有比海更广阔的田地可供你耕作劳动，也没有更庞大的牛群、羊群像鱼群一样可供你放养和驱赶。虽然不是天生渔民，但与“渔”为邻的人，身心体验的欲望与机会，几乎唾手可得。

上午九点左右，潮汐收敛了它的锋芒，像百万大军围着海岸线咆哮了半日后，终于鸣金收兵，向着海外退却。但码头港湾永远不会露出它的底牌，倒退的海水也有它的底线，那就是渔船自由进出港湾的必然深度。混凝土堤坝和栈桥的墩柱上布满锋利的牡蛎刺壳，部分还亮着潮湿的水光，证明它们几小时以前还是在不可知的深水里埋伏，不是借此与鱼虾作恶，如同荆棘，天生在荒原上布局。

登上浙渔休00022号小渔船，船舱立即响起隆隆的马达声，舱面上几位船员在忙着捕鱼前的准备工作。我们沿着铁板楼梯，爬上二层的“观光台”，各自抢占一个临窗的位子，然后就是重复千万次出门漫游的动作，掏出手机，对着人，对着船，对着海，对着岛，或者对着虚无的时间，“咔嚓”日后毫无用处的“风景”。船快速向铜瓦门方向驶去，此时，除了船舷两旁的海水稍稍溅起浪花，船尾挂着的五星红旗迎风跳动着它的血液和火焰外，整个港湾是无声的。红色的铜瓦门大桥横跨两座小岛，手臂粗的斜拉钢索把天空切割成倾斜的栅栏状，海风穿过“栅栏”，细听有“呜——呜”的鸣声。由于水道突然变窄，桥下的水流明显湍急，它们甚至比渔船跑得更快，仿佛过了这道坎，进入一片汪洋，才是最好的归宿。看见过黄河的水，但也比不上这一方水域的厚重和浑黄，似乎不是水在流，而是一锅铜一样的金属在山海间铺陈，是一座液体的黄土荒原在深秋中移动。渔船驶出铜瓦门的瞬间，回望港湾，云层压得很低，鸥鸟像一枚针穿梭在天地，整座东门岛寂静得如同画册里的人间。

小小的休闲渔船被海洋渔业局界定了活动区域，也就几十分钟航程，到了檀头山岛南首的洋面上。航速渐渐放慢，船员们开始准备下网。这时，往更远的天际望去，已经没有任何岛礁可以让目光驻留。人的博大是以生命的许多巅峰来衡量，海的浩淼却是以全部参照物的消失为起点。而那个船上的员工告诉我，对他们捕鱼的人来说，这里不过是家门口的水塘，水深不会超过十米，如果单以深度来估量它的内容，也许会让你发出讪笑。

一艘航速较快的军用舰艇从千米外驶过，还没有看见波浪的影子，渔船突然摇晃起来，倾斜的角度不亚于台风天的草木。我们一阵慌乱，船工们依然如履平地，年长月久的磨砺，脚下的胶鞋与船舱的铁板形成了牢固的默契。他们开动下网的机器，几十米长的绿色尼龙网具缓缓潜入水底。海水像一壶泛着白色泡沫的豆浆在船尾沸腾欢唱。大海的重量似乎无人能计算，而刚下水的网具应该空空如也，却显出沉重的模样，两根略显陈旧的网绳绷紧了身子，现在它们是拖着一座海在我们的希冀中前行。能想象水底下的世界，浑浊的海水穿过网眼，又回到浑浊中，急于脱身的鱼虾，反而被它的惯性思维牢牢控制在网内。思维决定出路，在这生死关头，它成了真理中的真理。虽然这片海域是船工说的“家门口”，但从半岛海洋地理上划分，我知道它属于猫头洋海域。从小听惯了海洋气象预报，由高到低，从东南向西北依次排列——大目洋，猫头洋，渔山（渔山列岛），大陈盐场……由点成线，预卜风暴的路径和强度，夏夜的睡梦，掀起台风的惊涛骇浪，记忆深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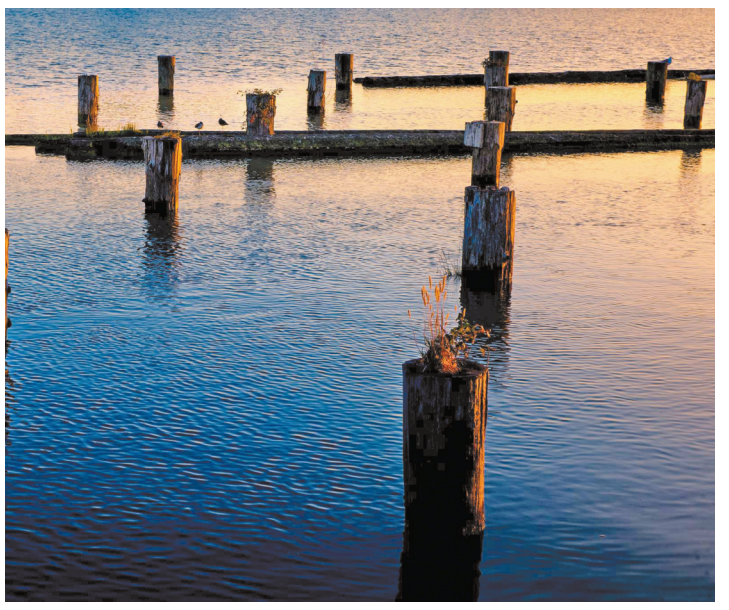
洋面上除了偶尔漂过的浮木和塑料瓶体，我们的目光无所依靠，就不时转过头去，依稀辨别身后檀头山岛上早已被废弃的渔村。东南角的临海山坡，一个叫大王宫的渔村，房屋依山而筑，颇具规模，黑黑的屋瓦，覆盖了岛礁的部分荒凉。树木是低矮的那种，以原始森林的高大来俯瞰，或许可视作蕨类。它们挤在岩石的缝隙中，被风赶往一个方向，所有不足的高度，都由平面的枝条完成延伸。纵然少有人居住，但人类曾经在此聚众繁衍活动的历史，是不会在短期内被湮没的。那些乱石砌成的院墙，浅浅的井泉，或者被随意抛弃在院角的陶缸，足以盛满几代人怀念的眼眶。假如它今天还能牛羊遍山，炊烟缭绕，渔姑排列在海岸穿梭织网，男人渔号子伴随海涛发出高亢的吼声，那简直就不啻苍穹下的人间圣地！

拖网捕鱼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见出分晓。茫茫大海，能肯定的是鱼虾必然存在，不能肯定的是鱼虾会不会进入人为的圈套。海族们有自己的活动规律和途径，气候回暖的春夏季节，它们争分夺秒在浅海处生儿育女，西北风一出，内心像听到了某种神秘的召唤，整个族群会在一夜之间离开童年的故园，向着汪洋与深蓝跋涉它们成年后的长路。

当然，我们是来玩的，捕鱼只是形而上的借口。游戏好像惯常与孩子们联系在一起，心理学的专家们并不这样认为。我们打牌、唱歌、钓鱼……只是童年生活的延续，甚至在孩子的眼中，大人自认为正儿八经的工作劳动，也是一种玩的方式和内容。我们把日常生活嫁接到一些无比严肃和神圣的词汇上，才出现了目前所承受的紧张状态，或者说思想困境。我们无法彻底放松，但间接性的松弛是一种自觉本能。于是，抽出一丁点时间，告别无休止的烦琐，让一片本来搁置在正常活动区域外的海域，暂时接纳我们疲倦的身心。

也有乐观主义者搬出前一段时间别人出海的丰收场景，几个小时的耕海牧鱼，捞上来一百余箱劳动成果，这是何等丰厚的馈赠！我们甚至生出部分担心，且不说十几张肚子肯定放不下，可这小小的网具起得了上天如此慷慨的厚礼吗？于是怀疑消息夸张的程度，甚至于它的真实性。等待拉网的时间，没有精确的标准，有休闲时间的限制，更多出于船工们的经验操作。从海与人的平等交换来判断，我们只完成一个单方面的契约，甚至会无意识地忽视对另一方的敬畏和尊重。如果平心而论，耐心和运气是渔获丰歉的最大主宰者。尽管有一点点希望和幻想，一条突然出现的大鱼，从另一个我们双手难以把控的世界，来到眼前，它用一连串的跳跃挣扎，引起我们的兴奋和惊呼，闪亮的鱼鳞使我们接近木然的心微微颤抖。而理智告诉我们，合乎情理的小鱼小虾，才是我们可望亦可求的目标，世界会发生奇迹，通常只出现在你毫无提防的刹那。

最终一切的悬念，都产生于未知的下一刻——实际上是船员走向起网机的那一刻。只有那一刻，我们每个人都觉得已经收获了整座大海！海风，鸥鸟，船影，一波一波涌向口鼻的咸腥味，天光映现的小浪花，甚至更远的天涯。



静　　邱文雄　摄

横河街林宅

王晓菁

横河街林宅　（海客　摄）

无意中上网发现，“横河街林宅”居然成为百度词条。网上很多人为它撰写文章，拍摄照片，追寻它的前世今生，俨然成了记录城市历史记忆的名宅，事实上它也早已被作为市文保单位护存起来了。

横河街林宅，是我的出生地，我在那里度过了整个童年，到读初二才离开。离开的时候也没啥不舍，爽爽气气就走了，甚至还带着些许少年的轻狂，轻蔑地抬头看一眼那座高大而已破败的大宅子，毫无留恋地扭头而去。

住上新房子，这在当时可是身份的象征。新房子有卫生间，还能拥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独立房间，厨房再不会离着房间老远，下雨天想去厨房偷块肉吃，也不必撑着伞一路小跑过去。

老邻居们过来道别，除了表达一些离情别绪，更多的会流露一下羡慕，或者那点酸酸的妒意，这当然让我越发得意了，走得也更加决绝。

搬进舒适的新居，一切都好。但奇怪的是，一旦做梦，场景若在家里，那家必定是林宅。刚开始，以为是搬家不久，旧居入梦也属正常。可过了十年，二十年，房子一搬再搬，走南闯北，结婚生子，梦中的家还是那栋老宅子。

故居入我梦，明我长相忆。这不由得让出走多年的我，驻足回首。蓦然发现，原来被我当粗石轻易丢弃的，是蒙尘的璞玉，一旦拂去时光的尘沙，它便散发出温润灵动的光莹。

我曾问过妈妈，为什么我们住的那条街叫横河街，是不是这里原来有条横着的河啊。我妈含含糊糊地应了，这让我顿时觉得自己的聪明，瞧，刚识字的孩子，一下就破解了街名的来历之谜。

当然，后来，是很为小时候的自以为是汗颜了一把。

这里原来有条河倒是不假，但原名不是横河，而是黉河。这个名字看上去相当有文化，而实际上，也是挺有文化的。“黉”字在古代是学校的意思，黉门客，指的就是读书人。《牡丹亭》里有一句：“黄门旧是黉门客，蓝袍新作紫袍仙。”

这条河附近有座学宫，因此就叫“黉河”了。康熙《宁波府志》里提到：“黉河，府治西北百步，四周学宫。”后来，宁波城的府学和孔庙也在这附近，遗迹至今犹存。

河的北面有条小街，叫做黉河头巷，若是当年走在这街上，迎面漫步而来的，大多是身着青布长衫，手捧四书五经的孔门弟子；在河岸稍作休憩，可以听到对岸传来的琅琅读书声；闭目深吸养神，一缕墨香便随风而入，沁人心脾。

而阳春白雪能附和的毕竟少，懂的就更少。到了民国，因为很多人对这个“黉”字不熟悉，索性按照宁波老话的谐音，改成“横”字，这才有了横河街的叫法。《鄞县通志》记载，“横河街，旧名双池头，横河头。”

再后来，因为宁波城市发展，马路拓宽，黉河被填塞，书院也消失，只留下了这条已被称为横河街的小街。

文风已失，商味却浓，这条不起眼的小街虽然没听说出过什么官位显赫的王侯将相，但却住过不少“民族资本家”，因而也造起了一栋栋低调奢华的房子。其中最有名的，要数林宅。

林宅由民国时期一位林姓的冷藏公司老板营建，位于横河街38号、孙家巷13号，分东、西两个独立的院落，东院是主体建筑，气势宏大，有前后两进组成，旁有偏房。西院落平面呈“工”字形，小巧别致，都为宁波中西合璧建筑中的佳作。也明白了，小时候去厨房为什么需要一路小跑，因为大户人家的房子设计，大多是讲究“君子远庖厨”的。

我小时候住的是38号东院。大门朝北，需拾级而上。门分为左右两扇，由整块三寸厚的木材经铁皮包制而成，各有一个狮子衔环样式的铁铸门扣。门的两边是水泥磨石子罗马柱，门楣上书“德门重辉”。

当然，再伟大精致的建筑，对孩子来说，也是个玩物。我对故居的感觉，就是太适合捉迷藏了，前前后后，上上下下，无穷无尽可藏可探可冒险的地方。

宅子几经易主，里面住的人可谓形形色色。虽然我年岁小，天天有事没事跑进跑出，可别说这宅子里，便是这条街上，谁家发生点什么，全落在眼里。

无缘识得黉河的前世，有幸与它今生相伴。接下来的闲暇时光里，倒是挺想聊聊早已湮没了的关于黉河的旧人旧事。

□诗　歌

港通天下（组歌）

陈云其

船歌

海在船上面哟，嗨哟，
船在天上面哟，嗨哟，
心有多大海多大哟，嗨哟，
船走多远是天涯哟，嗨哟！
把岸拖着走哟，嗨哟，
岸是船甲板哟，嗨哟，
一去春秋夏哟，嗨哟，
远海远天都要回家哟，
嗨哟！

花肚兜

花肚兜，花含羞，
花儿并蒂女儿绣。
花肚兜，花为媒，
莫让人比黄花瘦。
哥去天涯踏风波，
妹倚嫁门情难休；
肚兜兜要兜住你的海，
花朵朵要牵住你的手；
待到春来花开口，
叫一顶花轿和你走。

海水是咱的烈性酒

大海是咱的酒杯哟，
端起了就放不下；
妹妹是那浪岗的花，
不刮风就羞答答。
海、海、海，
喝死又咋啦！
风、风、风，
刮就刮它个炸！
海水是咱的烈酒哟，
喝上瘾了就不辣；
妹妹是那天边的霞，
一晃荡就看见她。

辣、辣、辣，
辣成小船王。
晃、晃、晃，
晃出个孩子娘。

闯海

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
男儿闯大海，
桅杆是脊梁骨，
不屈不挠不会倒，
老天面前不服输。
脊梁挺得直，
爷们靠得住，
你我生死绑一起，
脚踏风浪也底气足。
谁是真英雄，
桅杆是脊梁骨，
傲天傲地傲自己，
惊涛中蹚开一条路。

大海我们来了

喊一声大海我们来啦，
喊一声大港东方亮啦，
扶摇直上心生呼啸，
谁也挡不住我们飞翔。
喊一声大海我们来啦，
喊一声大港东方亮啦，
青春风帆天穹力量，
扛起那太阳我们远航。
啊！我们来啦，我们飞翔！
在这摇荡着蔚蓝色的黎明
一颗心就这样融化
啊！我们来啦，我们远航！
告诉世界也告诉未来，
每一朵浪花都有梦想

□小小说

河上的男人

赵淑萍

故事开始的时候，他还是一个男孩。

他的绰号叫“白条”，细细长长的个子，在水里像鱼儿一样敏捷。楝树花开，他就偷偷下河游泳。楝树花谢，他在河里从早泡到晚。嘴唇发紫，手脚肿胀，他还不肯上岸。母亲拿着长竹竿来催打，他一个猛子又潜游到河对岸去了。母亲气得直跺脚，连连喊“冤孽”。

可母亲也有欢喜的时候。他下河常常带一个脸盆，出水时就是一脸盆的螺蛳、河蚌，有时候还有河虾和河蟹。四婶那天打肥皂洗手，金戒指滑落到了河里，他扑通一声下去，在水里摸索一阵，就把戒指捞上来了。

家里兄弟多，他很早辍了学。除了偶尔去地头，他几乎都在河上。家里有一只带篷船，他整天划着船，在河道里上上下下。用网兜鱼，下河摸螺蛳，打捞河上漂浮的菜叶，他全部的生活内容就是这些。抓来的鱼和螺蛳，吃不完就送给邻居。他经常躺在船上过夜，望满天的星光。有一年，河上漂来一条大蟒蛇的尸体，白花花的盘绕着甚是吓人。没有人敢去碰，他用铁耙把大蛇的尸体推到河塘边，挖了个深坑埋了。在这条河上，他救过溺水的小孩和老人，还抢捞过被台风刮走的东西。

整日漂在河上，二十多岁了还没有任何恋爱的迹象。他娘整日叹气。也托过媒人，但一到去相亲的时候，他就下船了。有一次他躲不了了。他救起一个落水的姑娘，姑娘上岸后，死活要嫁给他。姑娘的家人倒没有嫌弃，只是担忧：这个沉默寡言，一直在水上漂流的男人会让她过上好日子吗？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他吃了晚饭上船，突然愣住了，船上坐着个人，是她。

他们结婚了。结婚的第二晚，他又上了船。该不是小两口拌嘴了吧？人们在猜测。日头当空时，人们听到他媳妇在岸上喊他吃饭。芦苇深处箭一样窜出一只小船，直奔岸边。他上了岸，提了满满两桶鱼，鳞光闪闪。他的媳妇会打理，只拿出几条，其余的提到集市上去卖了，回来时满面春风。“鱼卖了好几个钱。”她对男人说。从此，他网鱼更加用心了。但他从不在一个地方网，遇到小鱼，他就放回去。几年过后，他们家的稻草房变成了瓦房。

可有一阵，他提回的鱼越来越少，后来，竟然空着手上了岸。“怎么了？”妻子问。“这水发黑了。可能是那家厂排出的污水。河上有死鱼漂上来。这河里的东西，不能吃了。今天我划了十多里，没有看到水清的地方。”“房子的账还没还清呢。我们把鱼和螺蛳卖给贩子。城里人可喜欢吃野生的鱼。”妻子说。可是，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再也没有网鱼。他仍然在水上漂，他在拾纸盒子、塑料袋、易拉罐和可乐瓶。他知道，这条河就是他的家，他不能容忍家里有脏东西。他那精明的妻子，后来又把这些东西卖到了废品回收站。

一天，他喜洋洋地拎着鱼和螺蛳上岸，还叫妻子把另一张网补一补。“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女人一脸疑惑。“你不知道，现在河都重新整治了，这水又清了，这河里的鱼和螺蛳又能吃了。”他笑着，一脸灿烂。媳妇也高兴了，卖鱼比卖废品光彩多了。

一天，一位母亲带着女儿从岸上走过。母亲从口袋里掏东西，把一张百元大钞给带了出来。小女孩眼尖，弯腰去拾，一阵风，把钞票刮到了河里。钞票在河面上漂呀漂，母女俩眼巴巴看着，无从下手。这时，从不远处箭一样划过来一条小船。船上男人用一把长长的钳，一把夹起了纸钞。他上岸来，递给了小女孩。小女孩的妈妈摸出一张十元的钞票给他，男人笑笑，拒绝了。母亲和小女孩道了谢，往前走。走了好几步，却听见男人在后面喊。“莫非他反悔了？”母亲把手伸进袋里。没想到，那男人却跑上来，对小女孩说：“你看，我的本事大不大？”小女孩奇怪地望着他。旁边的母亲用手蹭蹭小女孩的背，“说，叔叔本事真大。”小女孩照着说了。

于是，男人一脸灿烂。

接下来，男人一连几个夜晚没有下船。再接下来，说是男人的媳妇有了。这么多年后，他们终于有了孩子。现在，男人的媳妇总是指着她那花朵一样的女儿说：“我喜欢男孩。可我们家的那个，说是要女孩。生女孩也好，可以天天在我跟前。”

白云苍狗

安殷

丁酉过后是戊戌，距戊戌变法两甲子120年。生肖是狗，鸡年和狗年相交之际总是热闹非凡。据说这两生肖相冲，是冤家，过不到一起去。君不闻：鸡飞狗跳、鸡鸣狗盗、鸡犬升天、鸡零狗碎、偷鸡摸狗、土鸡瓦狗、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几乎没有一个是好词。其实和狗有关的一百来个成语中，基本上是贬义的。我就奇怪作为人类忠实朋友的狗，咋就这么不受人待见呢？勉强中性一点的词是：白云苍狗。

白云苍狗也称白衣苍狗，意为天上的浮云像是白衣裳，顷刻又变成灰色的狗，比喻世事变幻无常。这个成语出自唐代杜甫的《可叹》中的诗句：“天上浮云似白衣，斯须改变如苍狗。”这是诗圣为好友王季友鸣不平所做之诗，里面有个心酸的故事。

王季友也是诗人，他是江西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状元，出身豪门，其父王仪曾是封疆大吏，妻子是河东郡著名柳姓家族的小姐。但世事变化太快，王仪在任期间出了重大变故导致家道中落，一切荣华富贵都成了过眼烟云。当生计成了问题时，王季友只好做起最简单的手工艺活——做履、卖履，就是卖草鞋，刘备在发达前也干过这个活。只是这收入实在是太低，柳家得知自家女儿过着乞丐般的生活后，认为羞辱了他们的门第，就插手了。在家族的胁迫下，柳氏没能与丈夫同甘共苦，在王季友出门卖履时，留下一纸“休书”，别他而去。王季友回家后，悲愤异常，后隐居在丰城株山脚下，边垦荒边读书，终于考中了开元二十四年那一科的状元，柳家闻知后后悔不已。王季友先当了一阵子官，后辞官隐居。正值安史之乱，他隐在安定的江西，算是有福了，比起杜甫的颠沛流离好多了。多年后，他的第二任妻子已经去世，在一个月夜门外有人敲门，打开后是柳氏来访。两人泪眼相对，后抱头痛哭，相互倾诉了一夜，泯了恩仇，重归于好，最终白首到老。

这是历史故事，已经久远，现实生活其实也很无常。就在2017年12月的一天下午，我遇到一个熟人，相互打了个招呼，谁知第二天得知一个噩耗——就在那天晚上他遭遇车祸，走了，永远地走了。他才32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前途不可限量，却走了。只留下他4岁的女儿，还有他妻子肚子里4个月大的胎儿。我去殡仪馆送别时，看他躺在冷冰冰的透明的“盒子”里面，不禁悲从中来，眼泪夺眶而出。年轻的他走了，只留下悲痛的我们，后来写了一首诗，偷偷地缅怀他：

初闻如霹雳，无话道心惊。洒下悲伤泪，五乡化为冰。

朝阳连落日，长庚又启明。灯亮于今夜，送君去远行。

人生很脆弱，世事太无常。如果能参透了生死，就会明白什么才是最宝贵的，就会懂得取舍，珍惜眼前的一切。世上只有亲情和家庭最为可贵，其他的如同“白云苍狗”，都是虚的。很多东西，只有想开了，才能彻底地放下。